

馆藏汉代铜镜的历史文化内涵研究

吴 鹏

(营口市博物馆 辽宁 营口 115000)

摘 要 两汉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营口市博物馆收藏有两件汉代铜镜,一件是西汉连弧铭文铜镜,一件是东汉“宜子孙”凤鸟纹铜镜。两镜制作规整,图案清晰,反映出汉代精湛制镜水平,也集中体现了汉代的经济政治状况、人们的审美和思想观念等历史文化内涵,渗透着我国古代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汉代工艺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

关键词 汉代 铜镜 历史文化内涵

铜镜在我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历史。铜镜的制作和使用在两汉时期形成第一个发展的高峰。汉代的铜镜铸造技术精良,类型多样,镜背纹饰精美,铭文内容丰富,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汉代铜镜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成为一种研究社会历史和文化的重要遗产。

一、两件馆藏汉代铜镜简介

营口市博物馆收藏有两件汉代铜镜,一件是东汉“宜子孙”凤鸟纹铜镜,一件是西汉连弧铭文铜镜。东汉“宜子孙”凤鸟纹铜镜(公元25-220年),直径14.5厘米,厚0.5厘米。出土于盖州市九垄地东达营村。圆形,大圆钮,圆钮座。镜背由内到外被凸弦纹分为七个区:一区铸“宜子孙”三字篆书铭文,间隔八个乳丁纹及云气纹;二区饰一周短线纹;三区饰一周(((○)))形饰纹;四区饰六个乳丁纹间以六组凤鸟纹;五区饰一周短线纹;六区为一周锯齿纹;七区饰一周云气纹,三角棱式外缘。此镜做工精湛,纹饰精美,是东汉铜镜中的佳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营口地区在汉代政治经济的繁荣状况。



图1 东汉“宜子孙”凤鸟纹铜镜

西汉连弧铭文铜镜(公元前206-公元25年),直径8厘米,圆形,圆钮,圆座。镜背由内到外共分五区,内区饰八连弧纹,中间为铭文带,铸“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八字篆书铭文,铭文之间以谷纹和菱

形纹饰间隔。第二区和第四区为凸弦纹间以斜短线纹装饰。此镜主要流行于汉武帝后期至王莽时期。



图2 西汉连弧铭文铜镜

二、馆藏汉镜历史文化内涵研究

(一) 馆藏汉镜所反映出的汉代社会经济政治状况

汉代在我国古代史中是一个国力较为强盛的时期,尤其是汉武帝时期经过文景之治、修养生息后,国力恢复,扫平匈奴形成“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雄强国家。同时,为了对外交流,开辟了丝绸之路,使国力强盛程度达到了汉代的顶点。这一时期的铜镜在中国铜镜史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厚厚的边沿,凸起的铭文显示出恢弘的气度,透射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凶悍之气,凛然而不可侵犯。带有岩岩泰山之气象和坚实的存在感,彰显出汉代强盛的国力。

此外,在汉镜的铭文中,或明或暗地反映出一些史实,把它们一概说成是祈求富贵享乐或赞美铜镜质量之义是不妥的,原因是没有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的缘故。例如,营口市博物馆收藏的西汉连弧铭文铜镜铸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八字铭文,文义很容易被理解成祈求光明的未来,其实不然。“见”即“现”。《广韵》:“现,俗见字。”师古训为“显示”、“显露”、“彰显”等义。“日”,《广雅·训诂一》曰:

“君也。”《续汉书·五行志》：“日者，大阳之精，人君之象。”可见“日”自古以来就是最高统治者的尊称，在汉代这个尊称只有皇帝才有资格用。因此可知“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的本义应是彰显皇帝之光，使之无所隐蔽的照耀天下，以此隐喻加强皇权。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呢？自然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决定的。汉初，刘邦消灭异姓诸侯后，分封同姓为王，作为汉室藩屏。这些诸侯王各怀异心，不把皇帝放在眼中，乃至图谋不轨，先后有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吴王濞谋反。面对这一局面，汉政府实行削藩加强中央集权成为当务之急。到景帝时晁错就明确地提出了削藩措施，然而这一建议实施不久便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导致矛盾的大爆发。于是，“见日之光”镜铭便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二)馆藏汉镜所反映出的汉代人圆中有圆的审美观念

古铜镜基本制式为“圆”，应与古代哲学观有一定联系：《周髀算经》“天圆如张盖”的“盖天说”之外，“圆”作为一种民族审美心理的基础，被推到重要的历史地位，以至世间万物皆系于圆。铜镜艺术更不例外，有无圆不成镜之说。“圆”作为一种几何图形，具有很好的对称性，圆满、流畅、周而复始、整体性强，以一种旋转律动的翩然形式使铜镜的造型更加丰满，彰显出万千气象。汉代古铜镜的镜形基本上也是以圆形为主，其形制多数为圆中有圆，即与中心的镜钮构成同心圆的基本格局，利用多层同心圆把镜身分割成有节奏变化的多重空间群，按照需要将纹饰和铭文分别安排于各层圆环带中。因此，汉镜虽然尺寸不大，有着构图上的局限，但是圆中有圆的同心圆镜形仍能体现设计者的无限遐想。这种同心圆分割的方式是汉镜纹饰构图一大特色。它使得汉镜虽然在各圆环带中的纹饰构成变化各异，但同心圆的造型风格的一致性又能把它们统一起来，充满着和谐美。如营口市博物馆收藏的西汉连弧铭文铜镜，围绕中心圆形镜钮共有五个圆形。馆藏的东汉“宜子孙”凤鸟纹铜镜，一共有九个大小不同奏鸣曲般的同心圆，既蕴“九天”之意，又谐“长久”之音。意在表现宇宙周而复始，无穷无尽。汉镜以“圆”为基本设计元素，展现出时间的无极和空间的无阻，体现了汉代人“圆满无缺”境界的刻意追求。这种古老的审美观加之“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影响，致使汉代铜镜纹饰的这种圆中有圆的同心圆结构，蕴含了丰富的哲理和品味不尽的历史文化内涵。

(三)馆藏汉镜所反映出的汉代人的家族观念

汉代地主经济的发展较快，人们的家庭观念的不断加强，他们力求上进，对生活充满希望，对家族兴旺、子孙蕃昌、升官发财、富贵享乐的追求也十分强烈。一部分镜子的铭文表明，在汉代铜镜可作为女子陪嫁物，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人们对铜镜也寄予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祝福。子嗣问题，在古代是关乎宗族的命运的大事。

如营口市博物馆收藏的东汉“宜子孙”凤鸟纹铜镜上“宜子孙”三字就是保佑家族兴旺、子孙蕃昌的意思。出处于封建时代的两汉时期，上至皇帝下

至平民对早婚、早育、早立子嗣都是十分关心的。汉武帝婚后，一直没有得子，这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直至得子，武帝欣喜若狂，专门举办了规模宏大的庆祝活动。在民间也是如此，恒谭在《新论·辩惑》中把“子孙众多”列入“五福”之中。汉代人强烈的家族观念在汉代铜镜铭文中大量的体现，如“宜子孙”“长宜子孙”“长生宜子”“周复始兮八子十二孙”“七子八孙居中央，夫妻相保如威兮”等等。如此之类，都表现出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家庭齐全美满，上有父母，下有子孙，夫妻相伴相守是最幸福美满，观地反映了汉代人希望家族兴旺，子孙蕃昌的家庭观念。

(四)馆藏汉镜所反映出的汉代人的求仙思想

汉代的企求成仙的思想十分盛行。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从汉武帝到贵族官僚、地主、商人，企求成仙的思想十分严重。汉武帝与秦始皇一样，企求成仙，至死不改。结果各种艺术品中均有神仙形象的出现，从铜器、漆器到玉器的纹饰，都少不了神仙形象。到西汉后期凤凰作为特有的神鸟，就频繁与西王母相伴随，并成为通向仙界的向导，在营口市博物馆收藏的“宜子孙”铜镜上就铸有凤鸟纹。据说凤是由鸟的变异而来，是一种长着华丽羽毛与头冠的理想神鸟。所以，凤被尊为鸟中之王，是祥瑞的象征。传说商的始祖是玄鸟，商部族的图腾是凤。此外，凤鸟也被人们当作是风神被崇拜。《说文》亦称凤鸟“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可见凤鸟与西王母所在的西方世界是紧密相连的。西王母，作为一位不死仙药的拥有者，有着与黄帝地位，当然应该有凤凰的拥戴。相应的，凤鸟也受到了人们的推崇膜拜。在营口市博物馆收藏的“宜子孙”铜镜上除了铸有凤鸟纹外，还铸有云气纹。所谓云气纹即用多变的弧状曲线来表现的云朵形状，在云朵后面拖出一条气状的尾巴，所以称作“云气纹”。由于在汉代人们向往仙人披霞饮露、列子御风而行的境界，所以，云气纹在汉镜中的出现正与汉代的求仙思想密切的关联。

总之，由于汉代铜镜式样丰富、工艺精湛、纹饰精美，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之瑰宝。同时，通过汉代铜镜精美的纹饰、铭文集中体现了汉代的经济政治状况、人们的审美和思想观念等历史文化内涵，也使后人体会到铜镜背后所蕴涵的中华民族上升阶段所产生的对新思想、新追求的热情，形成了这个时期鲜明的特点，从而，造就了汉代铜镜在我国铜镜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 [1] 孙文丽. 铜镜铭文反映的王莽改制与历史现实[J]. 理论界, 2010, (9).
- [2] 吴俊. 广西出土汉代铜镜铭文的研究[J]. 湖北社会科学, 2008, (1).
- [3] 王小芹. 中国古代铜镜中的瑰宝——汉镜[J]. 文物世界, 2007, (3).
- [4] 顾薇薇. 汉镜铭文研究. 复旦大学学位论文, 2004.
- [5] 彭亚丽, 靳庚金. 浙江古铜镜装饰纹样艺术内蕴研究[J]. 美术大观, 2009, (12).